

【第三卷】

海疆烟云蔽日月

第五十一章

抄家与出征

刑部尚书阿勒清阿接到皇上的谕令后立即签了火票，发给直隶按察使和奉天将军，要他们抄查琦善在保定、天津和山海关外的所有家产、田庄和当铺。他与吏部尚书奕经带了八十多个弁兵来到定阜大街，把奉义侯府围得水泄不通，惹得临近居民们驻足围观。奉义侯府是颇有来历的豪门大院。前明时期，徐增寿追随燕王朱棣造反，被建文帝斩首，朱棣当了皇帝后追封徐增寿为定国公，赏了他的家人一座大宅院，叫定国公府。琦善的祖先恩格德尔从龙入关南征北战，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奉义侯，皇上定都北京后把定国公府赏给了恩格德尔，改称奉义侯府。

琦善经常往来于保定、天津和北京之间。他有一妻二妾，正室葛毕氏住在保定，二妾住在天津，三妾佟佳氏住在奉义侯府。佟佳氏是二十七八岁的熟女，未生育，虽然过了豆蔻年华，依然保持着杨柳腰身桃花脸蛋，细皮嫩肉风姿绰约，走起路来摇曳婀娜，配上柳绿桃红的衣装，乍一看就像刚出阁的大姑娘。她是知书达理讲究女德的人，举手投足透着大家闺秀的风范。琦善走到哪里都带有大群亲兵和轿夫，只要到了北京就在奉义侯府落脚，侯府里常年为亲兵和轿夫们留出二十多间房子，琦善不在北京时，奉义侯府非常清静，只有佟佳氏，外加一个管家两个女仆和三个杂役。

弁兵们突然围了侯府，管家靳圻吓了一跳，急急惶惶去后院通报。佟佳氏正在对镜梳妆，她用黛笔细描柳叶眉梢，在薄唇上轻施桃红胭脂，一头乌丝梳理得一丝不苟，鬓角像刀裁一样齐整，打上少许蛤蚧油光可鉴。她正要把一支金簪插在发髻上，靳圻突然闯进来：“三姨太，大事不好，咱家被官兵围了！”“什么？”佟佳氏的手一抖，簪尖扎破了手指。她把簪子朝梳妆台上一丢，捏着指尖止血：“清明世界朗朗乾坤，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！”管家的声音在打战：“是刑部的。”佟佳氏悚然一惊，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，踩着花盆底绣花鞋往外走，旗袍上的汉玉坠子碰得叮叮作响。靳圻缩着肩膀跟在后面。

佟佳氏穿过垂花门进了前院，果然见一队官兵凶神恶煞似的闯进来，刑部尚书阿勒清阿耸着又黑又硬的胡子站在庭院当中。佟佳氏认得他，琦善与京城里的勋臣贵胄经常往来，阿勒清阿是琦善家的常客。

佟佳氏立即满脸堆笑，对阿勒清阿蹲了个万福，怯声问道：“阿中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阿勒清阿指着身边的人道：“如夫人，这位是吏部尚书奕经老爷，你先给他请安。”这时佟佳氏才注意阿勒清阿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官，身穿仙鹤补服，腰系黄带子，显然是皇室宗亲。佟佳氏赶紧侧过身子：“奴婢给奕中堂请安。”

奕经是成亲王永理的孙子，道光的侄子，籍隶满洲正红旗。他不是长门嫡孙，无缘继袭王爵，只好自己奔前程，他从乾清门侍卫做起，一直做到头品大员。他中等身量，方脸庞，嘴稍大，下巴脸颊和脑门剃得干干净净，衣服不打褶子，官靴不粘污泥，脑后的辫子梳理得一丝不苟，一看就是极爱干净的人。他打量着佟佳氏，不由得暗自叹道：这女人还真有点姿色，丰容靓饰，肤如凝脂，手如柔荑，高领梅花夹衣外面穿了一个昭君套，水红绫纱裙下伸出一双半大不大的秀脚，白净的瓜子脸上黛眉含烟红唇如玉，颦着的嘴角似笑不笑，两颊的酒窝若隐若现。奕经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暗羡，琦善真他娘的有艳福！他打了个手势，怜惜道：“起来吧，起来说话。”奕经干什么都有点儿夸张，装扮，语速，走路的步态，甚至甩手臂的幅度，都有点儿夸张。

佟佳氏直起身子玉立在天井中。阿勒清阿道：“如夫人，琦爵阁是我的老朋友，没有旨意，我是不敢带兵擅闯侯府的。但是，琦爵阁在广州办砸了差事，犯了国法，皇上派我和奕中堂抄查家产，我们带来的弁兵都是吃皇粮办皇

差的，是粗手粗脚的人。你就将就一下，别妨碍公务。等我们清查完贴上封条，你代琦爵阁在清单上签字画押，你看可好？”佟佳氏这才知道琦善犯案了，但不知犯了什么案。她立即花容尽失，身子骨发软，但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怔忡片刻后吩咐道：“靳先生，给奕中堂和阿中堂上茶。”靳圻答应一声，屁颠屁颠地转身去了。

这时，佟佳氏才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哭泣得如同梨花带雨：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。既然我家老爷办砸了皇差，奴婢只好跟着沾包，但请奕中堂和阿中堂手下留情，为我家老爷说几句好话。”阿勒清阿低头看着她：“如夫人，你是知书达理的人，这种场合什么话都不要说，带着仆人到西厢房安生坐着，别扰了公务，当说话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替琦爵阁说话。可好？”阿勒清阿讲得十分客气，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，给足了面子。佟佳氏噙着泪水，轻移莲步去了西厢房。

奕经微微一笑：“没想到琦善金屋藏娇，养了这么一个美人，只是不知道他享受了如花似玉的上半截，败花残柳的下半截谁去受用。”阿勒清阿没回答，一提嗓音，对弁兵们发布命令：“各位听着，琦府被封后，里面的东西都是皇产，抄查时要轻拿轻放，谁要是毛手毛脚扯了字画摔了玉器砸了茶壶碰了杯盏，一律照价赔偿！听明白没有？”弁兵们的回答像炸雷一样响亮：“明白！”

不一会儿，管家靳圻端来一壶茶和两只茶盏，缩头乌龟似的送到院子里，却没处放：“二位中堂大人，请用茶。”奕经眼皮也不抬：“放到正堂里。”靳圻低头把茶壶送进去。阿勒清阿一展手：“请！”引着奕经登上台阶，进了正堂。

正堂里摆放着上好的花梨木仿明家具，倚东墙是一排什锦文物架，架上摆满了鼎铛玉石金石朱砾，西墙挂着一幅徐渭的《水墨牡丹图》。奕经头一次来奉义侯府，立马被那幅画吸引住。他站在画前仔细端详，只见画面上色彩淡雅草木扶疏小虫精细，画的左侧题有一首小诗：

五十八岁贫贱身，何曾妄念洛阳春，

不然岂少胭脂在，富贵花将是写神。

右下角的印鉴有“青藤道人”四个小字。徐渭是晚明的著名画家，“青藤道人”是他的号。奕经酷爱书法字画，喜欢玩璋弄玉，有收藏癖：“哟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徐渭的真迹了！”他摘了画幅，捧在手中仔细品味，赞赏的表情流露着贪欲。阿勒清阿看得清爽，知道奕经想据为己有，顺水推舟道：“奕中堂，你要是喜欢，登记造册时我就不记了。”奕经沾沾自喜呵呵一笑：“那感情好。”他卷了画轴，扯了一张宣纸包住，背着手欣赏起文物架上的古董玉器，准备再挑几件可心的小物件，在别人的灾难中发一笔小财。

靖逆将军受命出征，首先得组建行营。奕山在六部三院、京城武营、御前侍卫里调用了三十多名文武官员，接下来羽檄飞驰，从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和四川七省抽派的一万多弁兵，命令他们直接开赴广东。嘈嘈嚷嚷折腾半个多月后，奕山才整装待发。靖逆将军挂印出征是一件国家大事，皇上亲自在午门举行出征大典。紫禁城的城楼上龙旗飘飘鼓乐大奏，在礼部的主持下，授印、宣誓、跪辞、山呼万岁。国家大典具有象征意义，每招每式都有板有眼，与社稷之命运和国运之兴衰有关。

出征大典与私情无关，动私情的是出征将士们的眷属，她们不能去午门瞻瞻，全都聚在齐化门外。出征大典还未结束，齐化门外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汇聚成了人流，逶迤延绵一里多。当出征官弁们出了齐化门，拉衣襟的牵袖口的流眼泪的话离别的话，千种离情万种别愁，真有一种“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”的味道。

齐化门外的护城河与京杭大运河一脉相连，若是在别的季节，奕山可以乘船出行。但是，北京的二月依然天寒地冻，护城河与大运河结着一层薄冰。奕山只好乘车，同行的还有户部尚书隆文。两位头品大员离京出征，随行护卫的弁兵和跟班杂役多达一百八十多人，调用的骡马大车七十多乘，其中半数载着镶铜边的大木箱，里面装着上百万两户部纹银，外面挂着沉甸甸的铁将军，那是道光皇帝特批的兵费。

奕山是康熙皇帝第十四子胤禵的四世孙，他与奕经一样，不是长门嫡孙，必须靠自己打拼前程。他也曾在紫禁城里当过乾清门侍卫。道光七年，他随军远征新疆喀什噶尔，因功晋升为伊犁领队大臣，率领两千弁兵在巴尔楚克屯垦

戍边寓兵于农。他手下的弁兵来自湖南，大都是精于稼穡的好把式，把湖南农民的精耕细作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开垦出十六万亩良田，他因为屯田有功晋升为伊犁将军。在宗室皇亲里，他是打过仗种过田吃过苦耐过劳的人。今天，他穿一套头品武官的麒麟补服，国字脸上不留胡须，由于皮肤保养得好，虽然年过五十岁，乍一看像四十来岁的人。隆文年近七旬，四方脸八字眉，嘴大，猛一看他那张脸像麻将牌里的“四”字，牌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四万口”。他是满洲正红旗人，伊尔根觉罗氏，进士出身，当过驻藏大臣、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。奕山和隆文与送行的京官、僚属和家人们依依话别，足足拖了小半个时辰，直到巳时整，奕山才猫腰钻进一辆景泰蓝圆包顶驿车里。驿夫喊了声：“大将军爷，坐稳了您哪！驾！”红花鞭梢在空中打出一声脆响，两匹健马一使劲，马缰绳腾地一下绷得笔直，两只铁蘑菇头大轮毂“轧轧”滚动。隆文的驿车紧随其后。随行的亲兵们扬鞭催马，大道上立即鳞鳞萧萧怒马如龙车行如风，踏起黄龙般的滚滚浮尘。

奕山的车厢里面装满了东西，右壁挂着镶红边牛皮甲，七星宝剑和一张弯弓，左壁挂着一支素铁莲花口燧发枪，枪柄上拴着一只牛角镶玳瑁火药袋。这支枪是西洋国赠送的礼品，用料考究做工精良，比英军的燧发枪还好。但是，身为领侍卫内大臣的奕山从来没想过仿造一批燧发枪装备军队，仅把它当作私人的防身利器。

行走不到一里，奕山听见有人在后面扬声高呼：“静轩兄，等一等！静轩兄，等一等！”静轩是奕山的字，只有交情极好的宗室才这样叫他。奕山把脑袋伸出车窗，见奕经骑着一匹豹花骢尾追而来，后面跟着两个骑快马的戈什哈。奕山和奕经是同宗兄弟，年龄仅差半岁，幼年时一起捞过蝌蚪捉过青蛙，少年时一起在宗人府学堂里念书习武，成年后一起在乾清宫当侍卫，两人都去过新疆参加平叛，熟稔得无话不说。奕山扬声叫道：“润峰兄，你还想着我？我以为你不来送行呢！”润峰是奕经的字。

奕经拍马向前：“大将军上战场，哪能不送一程？但衙门里事多，迟来一步。”“什么事把你忙得团团转呀？”“琦善的正堂夫人葛毕氏从保定府来了，一大早就在我的府邸门口长跪不起，涕泗滂沱哭天抢地，哭得如怨如诉如涧如河，惹来一大群人围观，不安慰几句说不过去。哦，十里长亭相送，我送

你到八里桥。”

兄弟二人一个乘车一个骑马，隔窗说话很不方便。奕山叫了一声“停车”。驿夫一拉铜手闸：“吁——”，驿车停了。奕经蹁腿下马，把缰绳递给随行的戈什哈，抬脚上了驿车，猫腰钻进车厢。车夫的鞭梢一响，驿车又“轧轧”向前。

车厢里有铜脚炉，暖洋洋的。奕经笑道：“嘿，你老兄真会享受！”他坐在奕山身旁，摘下手套，在铜脚炉上烤火：“二月春风似剪刀，你看我这手冻的，都僵了。”兄弟二人并排一坐，有点儿像又不太像。两人都是方脸盘，但奕山的脸像“国”字，脸颊右侧有一颗黑痣，像国字里的“那一点”；奕经的脸盘像“冏”字，倒八字眉，嘴大，声音厚重。

奕山问道：“查抄琦府是京城里的头号新闻，琦府里什么宝贝？”“二百年的侯爷府，从外面看朴素无华，里面却别有洞天。粗估一下，不算房子，琦善的在京私产至少价值三万两银子。他的私产大都在保定和天津，得等奉天将军和直隶按察使把抄查结果禀上来才知晓。说起来挺可怜的，几代人流血流汗尽心尽忠挣下来的家业，一夜之间抄得精光，钟鸣鼎食之家立马一贫如洗。仆人丫头靠主子豢养，断了工钱后树倒猢猻散，走得精光。”

奕山道：“琦善是个精明人，怎么糊涂了，不请旨就私割香港？”“是呀，我也奇怪。皇上三令五申不得再与逆夷理谕，他中了邪似的不遵旨。”

奕山问道：“刑部和吏部打算怎么处置乌尔恭额？”乌尔恭额因为丢了舟山被罢官，在伊里布手下留营效力，谁也没想到，一个月前皇上突然改变主意，一道严旨颁下，将他逮送北京，由刑部和吏部共同审理。奕经道：“乌尔恭额虽然是罪臣，毕竟是封疆大吏，如何定罪，得等皇上发话。”

奕山道：“据我看，轻不了。琦善被锁拿抄家，乌尔恭额被关进刑部大狱，伊里布被撤差。皇上是要杀鸡给猴看，意思明摆着，要是我们剿不了逆夷误了军务，下场与他们一样！”奕山的话阴森森的。他是领侍卫内大臣，负责皇上的警蹕关防，最了解道光的秉性。道光对臣子的要求极高，高到凡人难以做到，只要出了纰漏或办砸差事，立马就会严惩不贷，惩罚之重让人刻骨铭心。奕经道：“别说不吉利话，有杨芳当参赞大臣，你怕什么？”奕山顿了顿：“可惜杨芳老了，听说他连马都骑不动，出行乘肩舆。要不是皇上偏爱

我，本来应当让他当靖逆将军，我当参赞大臣。”奕山深知自己的本事不如杨芳，杨芳十五岁从戎，平定过苗民叛乱、川楚白莲教叛乱和湖南天理教叛乱，屡立战功，三十一岁晋升为宁陕镇总兵，成为最年轻的汉族提镇大员。奠定他一世英名的是平息张格尔叛乱。二十年前，张格尔在新疆喀什噶尔裂土立国，成为本朝最大的边患。朝廷屡次发兵进剿将其击溃，但张格尔每次都逃至境外死灰复燃。五年前，道光皇帝饬令杨芳再次出征，他苦战两年，终于生擒张格尔，平息了新疆叛乱。那时奕山四十多岁，杨芳六十多岁，皇上要奕山在杨芳的麾下效力，帮办军务，为的是让他在战场上历练。奕山目睹了杨芳在艰难百绝之境运筹帷幄妙计百出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奕经嘿嘿一笑：“杨芳固然是名将，但是，你统率三军不一定比他差。外人以为咱们爱新觉罗氏的人自小过着肥马轻裘的日子，个个都是吃喝玩乐的五陵少年，却不知晓所有宗室男儿都经过严酷历练。”大清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，本族子弟保家卫国责无旁贷，为了江山永固，开国皇帝定下了铁打的规矩：宗室觉罗的子弟必须严加管束，男儿八岁入宗学堂或觉罗学堂，读四书念五经，学刀马弓矢，烈日暴寒不得偷闲。奕山和奕经都是经过历练和打熬的，但两人的性情不同，奕山比较踏实，奕经略显浮躁。

奕山有自知之明：“咱们兄弟二人位极人臣，一半靠自己求上进，一半沾了皇亲国戚的光。杨芳不一样，他是贵州的农家小子，从卒伍干起，攘戈磨盾履临疆场，严冬列阵中夜鏖兵，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侯爵，没有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哦，你看那些银车，整整三百万，一半实银一半银票！这仅是给广东的兵费，不算给其他省的。皇上从来没这么慷慨过，我怕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啊。”

“静轩兄，你别把逆夷看得有多了不起，也就是区区几千越洋蠡贼。只要不跟他们在海上斗，他们敢窜到内地来？咱们大清有二十三万八旗兵和五十多万绿营兵，随时随地都能招募勇丁，我就不信斗不过英夷！你当过伊犁将军，好容易指挥过上万兵马，还治不了那群小蠡贼？”

奕山不像奕经那么轻敌：“要是在戈壁滩上追击回教逆匪，我还能说出个三六九来，也敢比比试试，但我没打过海仗。别的皇差是优差，打仗是苦差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宗室里带过兵的不少，打过仗的不多，打过大仗恶仗的更是凤毛麟角，也就是你我二人。别看你今天是吏部尚书，保不准明天皇上就

派你领兵出征。”奕经莞尔一笑：“我的本事比不上你。要是皇上派我出征，我只配当参赞。静轩兄，你准备花多少天赶到广州？”“皇上命令我风雨兼程，恨不得让我插上翅膀飞过去。但我有几十车实银拖着拽着，想快也快不了多少。”说到这里他朝窗外瞥了一眼：“哟，八里桥到了！”

奕经掏出一个精工细制的玳瑁扳指：“兄弟我送你一件小礼物。喜欢，就留用，不喜欢，赏给立功的将士。”那枚扳指是奕经在琦善家里搜罗来的。奕山接了，套在拇指上：“你送的礼物，哪能赏给别人，我自己留用了。”奕经猫腰下车拱手道别：“静轩兄，我等你捷报。一路保重！”

第五十二章

虎门之战

停泊在伶仃洋上的各国商船越来越多，羁留在澳门的商人和水艚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开港贸易，盼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失望。军队越来越烦躁，士兵们本以为战争即将结束，没想到弭兵会盟竟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国际玩笑。澳门的马路摊档旁，香港的临时兵营里，伶仃洋的商船上，人们牢骚满腹怪话连天。

在商务监督署里，义律正与远征军的将领们开会，商议攻打虎门和广州事宜。

辛好士爵士打开皮包，翻出一封信函，神情严肃：“今天上午，我军的巡逻船在虎门附近拦截了一条清军哨船，查获了一封公函，是琦善发给关天培的，要他在三江口用石头、木桩和沉船堵塞武山南面的水道。这说明中国人一直在备战！”副监督参孙拿出一纸间谍发来的密信：“根据可靠消息，中国皇帝将派一个叫奕山的兵马大元帅到广州来，还派了两个副司令官，一个叫杨芳，一个叫隆文。广东巡抚怡良在内地发布了赏格：擒获义律、伯麦和马儒翰者，每人赏银五万元，献出首级者，赏三万；缉获英国军官者，赏一万，献出首级者赏五千；缉获我军士兵者，赏五百，献出首级者赏三百，缉获印度士兵者，赏一百，献出首级者赏五十！”马儒翰讪笑道：“没想到我的身价如此高

昂，居然与公使阁下和总司令等同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清朝官宪经常失信于民，就算把我们擒获了，广东官宪也会赖账的！他们付不起这么高的奖金。”

伯麦道：“悬赏我们的头颅是战争行为，这意味着中方已经放弃了和谈。我曾经两次照会关天培，要他笃实为心，不得稍做武备。但是，关天培明面上挂白旗虚称和好，暗地里调兵遣将加强武备。我军不能继续姑息！广州之战箭在弦上，万事俱备，只等公使阁下的批准。”

孟加拉志愿团的五百官兵提前返回加尔各答，义律担心兵力不足：“舟山驻军什么时候抵达珠江口！”幸好士爵士道：“即使没有舟山驻军，我们的现有兵力也足以攻克虎门，不仅能攻克虎门，还能攻克狮子洋的莲花炮城和乌涌炮台，直抵广州。”他借弭兵会盟之机仔细观察清军的防御体系，信心十足。

义律犹豫道：“虎门是一只纸糊的老虎，一捅即破，难点是广州。广州是亚洲的第一大码头，城区和郊区有近百万人口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攻打它固然能给清政府以震慑，也会引起复杂的国际纠纷。美国代理领事多喇纳和法国驻澳门领事沙拉耶多次找我，说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密切关注广州态势。如果我军攻打广州，中国商民势必星散逃命，各国商人就会失去贸易对手。颠地和马地臣等侨商也担心，万一清军殊死抵抗，我军势必以暴制暴，把珠江两岸的所有商馆码头仓库作坊打成废墟。各国领事和商民全都恳请温柔攻城，保全广州。伯麦爵士，幸好士爵士，破坏容易重建难，一旦把广州打烂，恢复通商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伶仃洋上聚集了近百条各国商船，它们随时都在敲打我的神经：通商，通商，通商！我们不得不构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。”

伯麦道：“您的意思是，广州是一件精美实用的瓷器，既要砸它，又不能砸烂它。”义律道：“是的。我们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，是逼迫中国人按照我们的意愿签署条约。发动广州战役，上策是做出巨石压卵的姿态，围而不打，逼迫中国人签订城下盟约。中策是打破城池，给敌人以震慑，但不驻防。下策是军事占领，这是最糟糕的选择。在异国作战最忌讳打巷战，那是一种可怕的贴身肉搏。万一清军利用房屋街巷强起抵抗，刀矛弓矢就有了用武之地。此外，打破城池后，局面必然失控，商贾流离，人民失所，官员逃逸，我们将失去谈判的对手，商人也将失去贸易伙伴。”

伯麦道：“我也认为不宜占领广州，占领广州就得承担起管理城市的职

责，我们没有管理人才，不具备管理条件。数千官兵与中国人同居一城，等于让他们置身于黑暗的丛林里，风险不言而喻。”

马儒翰道：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这是一个举世公认战争法则。打广州是为了通商，不是为了摧毁它，商民一逃走，通商就会变得遥遥无期。我认为，进攻广州之前必须稳定人心，要想稳定人心，首先要稳住十三行；要想稳住十三行，首先要稳住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。他们不走，行商就不会走；行商不走，各行各业的商民才可能留下来，佣工杂役才不会逃亡，广州贸易才不会受到大的损害。”伯麦翕动着鼻翼：“如何才能稳住伍秉鉴父子和十三行？”义律道：“美国代理领事多喇纳和旗昌行的查理·京与伍家人的私交很好。我想请他们转告伍家人，我军将保护黄埔码头上的全部商业设施，保护所有行商的家园和仓库作坊，必要时可以派兵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。”伯麦翘起眉梢：“要是伍家人和十三行不合作呢？”义律道：“一场战争足以叫百万富翁一贫如洗。我国商人焦灼，他们更焦灼。利益所在，他们会仔细掂量的。”

马儒翰提醒道：“我建议印刷一批汉字告示，写明‘保护商民’、‘和平贸易’、‘大英国军队不害民人’等字样，雇用疍民渗入内地，广为张贴。我军攻入珠江后，所有兵船都要悬挂安抚民心的汉字标语。”伯麦称赞道：“你提了一条很中用的建议。”

广州战役打响了。

珠江的江心有一小岛，叫下横档岛，它像一根砥柱似的把江水一分为二，它距离东岸一千五百米，距离西岸一千三百米，与上横档岛间隔八百米。伯麦发现，关天培是按照中国火炮的射程估算下横档岛的战术价值的，没在岛上派驻一兵一卒。英军野战炮的射程大大超过中国火炮，完全可以在下横档岛建立一个前沿炮兵阵地，轰击虎门各炮台。在开仗的头一天傍晚，伯麦果断命令“复仇神”号把一支炮兵分队和一百五十名马德拉斯步兵送到下横档岛上，卸下一位榴弹炮和两位推轮野战炮。

英军强占下横档岛时，虎门各炮台螺号呜咽警钟齐鸣，威远炮台和上横档岛炮台相继开炮轰击登岛英军。但是，清军的火炮不能转动只能直击，而且射程较短，只能打到下横档岛的边缘，打不着英军。英军虽然只有三位炮，却可

以调整射角，射程远，炸力大，每一炮都有效力。

入夜后，虎门各炮台全都熄灯瞎火，两军摸黑互射。夜空中火光闪闪，钲鼓声螺号声络绎不绝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石味和硫黄味，弁兵们紧张得一夜无眠。

关天培不敢有丝毫松懈，在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之间不停巡视，直到夤夜时分炮声稀落，他才回到提督行辕，想找一口水喝。

家仆孙长庆听到炮响后，一直在行辕门口候着，不时爬上山腰，隔着石壁观望夜战。白天里，虎门两岸的山峰险峻秀丽，入夜后像耸立在黢黑之中的憧憧鬼影，形态各异的山石树木像神话里的鬼怪精灵，散发出一股阴森之气。滚滚奔流的江水在幽壑墨谷之间蜿蜒斗折，滔滔的激水声与隆隆的爆炸声搅和在一起，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。

开仗期间严禁灯火，官邸里没点灯，孙长庆凭着脚步声知道主子回来了：“老爷，要紧吗？”关天培只说了一个字：“水。”

孙长庆摸黑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水，关天培“咕咕咕”一饮而尽。孙长庆又问一遍：“老爷，要紧吗？”关天培道：“明天必有一场恶战。我死后，拜托你把我的尸骨送回老家。”他的语调又悲又重，悲重得像灌了铅。他心知肚明，英军是强大的虎狼之师，清军是胆寒心战的疲弱之旅，和谈全无指望，缓兵之计用到了尽头，虎门崩溃在即！他疲倦极了，想回屋里小寐片刻，一只脚踏上台阶，犹豫一下，没进，一转身，沿着石板道返回靖远炮台。

饭萝排与威远炮台之间，横档山炮台与靖远炮台之间，各有一道拦江铁链。它们是关天培的杰作。但在英军看来，它们是神马浮云似的废物，出自不了解欧洲军事工程的头脑。第二天一早，“复仇神”号把一支小分队送到饭萝排上。几十个守排清军被铁甲船吓得魂飞天外，没开一枪就束手就擒。英军轻松地拆除了拦江排链。

正午时分，英国舰队利用南风涨潮攻入虎门。

辛好士爵士指挥第一分舰队攻打武山。武山由北向南延绵五里，花岗岩山体像刀削斧凿一般壁立东岸，山腰山顶树木交错黛赭纷杂，山基山脚草木丛生江水滔滔。在海风的吹刮下，树涛和水涛齐声喧腾，如龙吟，似虎啸。威远、靖远和震远三台共有一百四十个炮位，像一百四十个青面獠牙的张口怪兽，随

时准备把闯关的敌船一口咬碎。但是，幸好士知道清军炮子的爆炸力如同礼花弹，根本打不烂英军兵船的船板。他无所顾忌。“伯兰汉”号驶向威远炮台右侧，在五百五十米远处下锚，“麦尔威厘”号驶向左侧，在三百七十米远处下锚。这两个位置是经过仔细测算的，与炮台恰好形成三十五度夹角。清军火炮安在炮洞里，只能直击，发挥不了作用。两条战列舰轮番轰击，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被炸得石倒墙裂火星四溅，“隆隆”的炮声让人心惊肉跳。最令人惊骇的是施拉普纳子母弹，它们比清军炮子强百倍的杀人利器，“砰砰砰”凌空炸响，成千上万颗铁丸子似的小炸弹劈头盖脸从天而降，落地后再次爆炸。清军躲无处躲藏无处藏，刀枪剑戟斧钺锤叉全都派不上用场，活生生地挨打挨炸。

“皇后”号火轮船拖着四条舢板驶入虎门水道，每条舢板安放了一台火箭发射架，它们向炮台旁边的建筑群打出一支又一支康格利夫火箭——那个建筑群是虎门稽查口和十三行的办事房，有二百多间厅堂和库房，各国商船入境前都在那儿注册登记。它们是大清国的脸面，镗耳大屋雕梁画栋，精工细作宽敞豁亮，厅堂之间有抄手游廊。它们被火箭击中后相继燃烧起来，火势在江风的吹刮下四处蔓延，殃及附近的村舍，很快形成一里多长的滚滚浓烟和冲腾的烈焰。

第二分舰队由“威里士厘”号、“都鲁壹”号、“加勒普”号、“萨马兰”号、“先锋”号、“鳄鱼”号和“摩底士底”号组成的，共有七条兵船，它们专门轰击上横档岛。上横档岛是方圆一里的江心小岛，岛上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共有七十六位炮，平常只用二百弁兵戍守。但是，关天培不了解欧洲战法，以为英军将以短兵相接和贴身肉搏的方式强攻上横档岛，在弹丸之地派驻了一千八百多弁兵。从远处看，岛上人影幢幢密密麻麻，像矗立在江心的蚂蚁山。

七条英国兵舰载有二百八十多位火炮，从三面围住上横档岛轮番轰击。上横档岛上黑烟翻滚裂石飞溅炮声隆隆。子母弹在空中爆炸后铺天盖地一泻而下，火箭发出尖厉的啸音，窜天猴似的狂飞乱舞。岛上的兵房、神堂、库房、帐篷相继着火，清军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没头没脑地四处乱躲，却躲不胜躲。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，数百弁兵被炸得脱皮露骨折臂断筋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呻吟蠕动，阵地上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。

驻守上横档岛的主将是督标中军副将达邦阿和游击多隆武，达邦阿分守横

档炮台，多隆武分守巩固炮台。战斗刚打响时他们还能据险力守，指挥弁兵开炮还击，但很快发现不是英军的对手。清军炮少，炮子的炸力小，连英军的船板都打不透。表面上看是两军对垒，实际上是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。

上横档岛的火药库被敌炮击中，引爆了八千斤炸药，发出山崩地裂似的巨响，强大的气浪撼得上横档岛摇摇晃晃，附近的兵丁们被炸得血肉横飞，破碎的头颅，断裂的胳膊，血淋淋的大腿溅落得到处都是，与泥土粘在一起，呈现出触目惊心的惨状。紧接着，岛上的神庙被摧毁，关帝的泥胎塑像跌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弁兵们越打越迷乱惶惑，越战越胆怯动摇。

一只断手重重地打在达邦阿的脸颊上，就像有人狠狠掴了他一记耳光。他一摸脸，有血迹，立即胆虚心寒，逃命的念头在脑际里火光一闪，坚守的意志迅速崩溃。上横档岛四面环水，是不折不扣的绝死之地。英军兵船三面轰打，只有北面是唯一的逃路。达邦阿喝了一声：“张江李海！”“有！”“快去小码头！”

两个亲兵立即明白达邦阿要逃跑。大危大险之前人人都想活命，他们也想趁机溜号。两个人撒腿朝小码头跑去，迅速打开木栅。达邦阿紧跟在他们后面。小码头里泊着四条八桨快蟹船，还有几十名水兵在守船。达邦阿把所有廉耻置于脑后，朝水兵们一招手：“快，上船！”水兵们连滚带爬上了快蟹船。

达邦阿抬头一望，多隆武和二百多陆营弁兵在巩固炮台上盯着他们，一丝愧赧划闪而过，旋即被逃命的欲望压灭。为了防止多隆武拦阻，达邦阿喝道：“张江李海，锁上木栅！”两个亲兵手脚麻利，拉紧木栅，用铁将军锁住，扭头跳上舢板。达邦阿抽出腰刀使劲一挥，砍断了缆绳：“起！”水兵们喊着号子荡起船桨，四条快蟹船像水蚤一样一耸一冲地驶离了上横档岛，比赛龙船划得还快。

多隆武一下子火了，指着快蟹船破口大骂：“达邦阿，我操你姥姥！”他一个箭步跳到垛口，抄起一杆台枪，扣动扳机，没打中！几个兵丁接踵而至，端起抬枪朝逃跑的快蟹船射击，一个水兵被击中，身子一歪掉到水中。

一个兵丁揪下灰布缠头狠狠掼在地上：“贼娘的，当官的溜了！老子不卖命了！”另一个炮兵吼道：“操他祖宗的，达邦阿这家伙就会作威作福！老子要打他的黑炮！”说动手就动手，他一招呼，几个炮兵立即过来帮忙，推动一位千斤小炮，点燃炮捻，“砰”的一响，炮子朝快蟹船飞去，但只在江中打出一个水柱。达邦阿惶然一惊，但他命大，仅仅溅湿了衣裳。

全岛官兵眼睁睁看见达邦阿和几十个水兵溜之大吉，军心立即大乱，守兵们丧失了斗志，索性躲在炮洞和坑道里听天由命。经过狂轰滥炸后，英军的近千海军陆战队从三面抢滩登陆。

登陆战就像渔夫收大网，渔网罩住了所有的鱼，每根网线都挂着锋利的渔钩。鱼儿越是惊惧就越挣扎，越挣扎就死得越惨。渔猎者们因为战果丰盛而兴奋无比，落网的清军却惊魂不定惶恐万状，不得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。

多隆武卧倒在地上，脸庞被炮火熏得乌黑，战袍上粘满了泥土，双手皮破血流。他闭着眼睛抱着脑袋听天由命。当他发现自己成为俘虏时，痛苦得神茫心悸嘴角扭曲。他绝望地坐起身来，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，恨不得把牙床打碎。

威远、靖远和镇远三台的清军看得真真切切，上横档岛就像一座屠宰场，岛上的清军集体投降了。

半小时后，幸好士爵士亲率三百多海军陆战队在武山南面登陆，对威远、靖远和震远炮台发起冲锋。山坡上和巷道里枪声大作，爆豆一般“噼啪”作响。清军阵脚大乱，威远炮台的守军像惶乱的绵羊，被一群斗志昂扬的猎狗追得胆虚心寒望风披靡。马辰坐镇威远炮台，他弹压不住，随着败兵向虎门寨溃逃。

兵败如山倒。关天培站在靖远炮台的巷道口，“唰”的一下抽出钢刀，厉声吼道：“谁敢临阵溃逃，杀无赦！”他抡起大刀，企图挡住溃退的激流，甚至恶狠狠地朝一个逃兵砍去。不知是那兵丁逃得快，还是关天培的刀锋下留有一丝恻隐，刀尖划破了他的胳膊，那个兵丁“呀”的一声惨叫，捂着创痛落荒急走，鲜血从指缝间流出，点点滴滴落在巷道里。溃兵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过，任何力量都无法遏阻。关天培绝望了，他能用衣物换钱留住兵丁，却留不住他们的抵抗之心，转眼之间，靖远炮台只剩下关天培和七八个亲兵。

英军沿着巷道冲上来，亲兵们如同困兽，挺枪持刀簇拥在关天培身旁，眸子里闪着七分惶恐和三分顽抗的微芒，既像是护卫主帅，又像是雏鹰在寻求老鹰的庇护。十几个英兵冲过去，围成半圆形，黑洞洞的枪口瞄向他们，刺刀寒光闪闪。一个英国军官发出怪吼：“Put down arms! Show up your hands!”（放下武器，举起手来！）

关天培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绕，左手紧握藤牌右手紧攥大刀，腮间肌肉绷得铁板一样紧，眉毛压得极低，牙关咬得极死，泥塑一般纹丝不动。英国军官又